

# 比斯利格灣的海

務端信心學校 程萍

十多年前，一群朋友組織旅遊，去了甘孜藏族的稻城亞丁，那時景點還沒有被成熟開發，生態人為破壞不嚴重，被稱為“藍天下的最後一片淨土”。印象中除了高原反應會讓人偶感不適，湛藍的天純白的雲，彩色的格桑花古樸的小木屋，自然純淨的美讓人心向神往。

星期一是武端市的周年慶，培青中學董事會組織了學校中文部老師去看海，我非常有幸地被邀請同行。以前也去過一些海邊，無非就是踏踏浪，撿撿貝殼，看看一望無際的海平面，心裏並無更高的期待。

比斯利格海灣位於菲律賓南蘇裏高省的比斯利格市。早上六點半出發，加上沿途吃早餐喝水休息，十多個人在車上顛簸了四五個小時，接近十二點才到了海邊。

四面敞篷的遊艇，主體結構是鋁鐵，輔助各種木條彩旗，看起來淳樸有趣。目擊除了我們這一撥人，四周非常清淨。遊艇開出岸邊，一望無際的湛藍無限延伸。海水清澈乾淨，深度不到兩米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交替漸變顏色，從深藍到墨綠，波光粼粼，層層疊疊暈染開來。巴老師指著水草根部趴著的生物，暖白色帶著紅點，告訴我那是海星。馬達遊船掀起滾動的波浪，海底所有的生物仍然清晰可見。遊船漸遠，逐漸駛近很多袖珍小島，遠遠望去，就像一朵朵綠色的蘑菇，在陽光下青翠欲滴。我在飛機上曾感慨過大海的壯闊，此時，我完全震撼於大海的純淨。

不像國內的很多風景區，每一個景點都會擠滿了人，充滿兜售生意的市井氣息，人來人往的喧囂。在這偌大的海面上，看不到幾條遊船。除了拍照，沒有人說話，我心裏驚歎至完全失語，不想任何一種聲音，打擾到海的美麗和寧靜。

如果試圖用我淺薄的文字去描述比斯利格海，我覺

得是對她的不尊敬。

除了蘑菇山形的草木小島，有些島嶼地勢低伏，呈扁平狀，平坦寬闊的白沙灘，蔓延進深藍的海水。遊船選擇停靠於Hagonoy Island，島嶼不大，長度大約100米，修長的海岸線，鋪滿細膩柔軟的白沙。島上椰子樹和灌木叢，適當地遮住炙熱的陽光，供遊客休憩和玩樂。早來的一些遊客在海裏游泳或潛水，泡在充滿礦物質的海水裏，享受天然的養生SPY。幾個曬得黝黑的小男孩，肆無忌憚地在海裏翻騰，就像海的兒子。

島上有人提供原生態新鮮捕撈的貝殼和海鮮，隱於灌木叢中加工。在粗糙的木板上，海鮮、烤魚、水果、冰鎮飲料琳琅滿目地擺出來。大家用各種語言聊天，本地語、英語、漢語和肢體語言混合交流，氣氛歡樂而祥和。

吃飽喝足，本地人興致勃勃地撲通跳下海。華語老師幾乎都不會游泳，架不住各種誘惑相勸，保守地穿著長裙長褲，小心翼翼地入水。躲在遊艇側面的陰影處，需要用膝蓋跪在海底，抵禦上升的浮力，保持身體穩定漂浮。不小心嗆了幾口鹹腥味的海水，但泡在水裏的感覺很好，包括手上做菜燙傷的油泡，很快有了療愈的希望。明媚的太陽下，一個小女孩坐在海灘上，迎接海浪一波波沖上來，giggle的笑聲，風鈴般清脆，就像海的女兒。

晚上六點，返程的時候，透過車窗，我拍下海邊上的房子和海岸一隅，希望在記憶裏將這個地方深刻地留下來，在生命的長河裏存下比斯利格灣的海，優雅、純淨安寧。

## 電梯口，那句“你好會教”

僑中學院總校 鑾康利

試卷批改完成後，托起電腦，關掉辦公室的燈，下樓打卡下班。這時已到了督課時間，教學樓靜悄悄的。走向電梯口這急促的腳步聲，暴露了我對下班兒的渴望。

電梯口同時也在男衛生間門口，看到門口附近有一位學生，我放慢了步子。走近一看，是副班長小林，他低頭專心玩著手機。這個孩子性格直率，腦子快、嘴更快，有話就說，從不藏著掖著。

我笑著問他：“等誰呀？”

他抬頭，咧嘴一笑：“老師！沒等人，就在這兒停一會兒。”

我站在他面前，想起了今天課上的一幕。他說：“老師，我背誦時總是混亂，幾句詩的開頭來回錯”。情緒有點不耐煩。我當時提醒他：“你不如先抄一遍。”他皺了皺眉，擺擺手：“寫太麻煩了吧？”

我也沒跟他急，只是輕聲說：“你背不順，就是因為掌握得不牢。記得混亂，是因為根還沒紮穩。‘好記性不如爛筆頭’，你先寫一遍試試看。”他雖然嘴上不說什麼，但最後還是點了點頭。

想到這裏，我隨口又叮囑了一句：“今天那詩啊，回去多寫一寫，寫幾遍，慢慢就順了。”

他沖我揮揮手：“知道啦老師～”語氣裏還是帶點玩笑意味。

我剛準備轉身離開，忽然他又冒出一句：“老師，你好會教！”我一愣，停下腳步，有點沒反應過來，回頭問他：“什麼意思？”

他意識到我可能誤會了，連忙解釋：“不是批評啦，是誇你！就是你的教法不一樣，講得好、教得有趣！”

我這才笑了，心裏泛起一股說不清的溫熱。

他不知道，我每天設計課件時多細緻，花多少時間

## 荔影千重越海嶠，文心一片照天涯

——讀遊攝滿老師《枝頭懸荔久，足下丈春深》有感（上）

迺乙中華中學 劉述濤

初次與遊攝滿老師接觸，我在她的朋友圈點贊稱頌她是“天生的詩人”，再次拜讀遊老師的大作，真被她睿智的才思與犀利的文筆所震驚。那一樁樁紅飽滿的荔枝，不得不讓我再三回味從事華教的踐行者這一路上走來的“詩情畫意”。

“莫問雲程幾萬重，一枝朱影破鴻蒙。”遊老師以荔枝意象破題，將華語教育者比作穿越時空的“種霞者”，在南海彼岸播撒中華文化的火種。細讀這篇融合教育智慧與文化情懷的佳作，彷彿看見一位位當代文教使者，正以李善德般的執著，丈量著文化傳播的“五千裏驛道”。文章以《長安的荔枝》為引，巧妙構建“三重考驗”的論述框架，既是對菲律賓華語教育現狀的深刻剖析，更是對文化傳承本質的詩意叩問。掩卷沉思，遊老師筆下那“嚼碎荔枝紅”的童音，恰似文化脈動的聲音，讓人不禁想起龔自珍“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”的千古詠歎。

一破虛妄：從“長安想像”到“嶺南實踐”的範式革命

遊老師慧眼獨具，將華語教育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概括為“理想與現實的鴻溝”。當“長安”的統一期待遭遇“嶺南”的多元現實——佛教命名的觀音中學、天主教的忠義中學、操西班牙語的學生構成的教學環境，這何嘗不是當代文化傳播的普遍困境？文中引用“荔枝五月熟，長安六月召”的時空矛盾，恰似某些脫離實際的教學方案，正如陶行知所言：“教育是依據生活、為了生活的‘生活教育’，不是為書本而書本的‘死教育’。”遊老師提出的“破壁之心”，實則是呼籲一場從“本本主義”到“實踐智慧”的範式革命。

這種洞察讓人想起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教育實踐。在烽火連天、校舍簡陋的條件下，教授們創造性地將西方現代教育理念與中國傳統書院精神相結合，培養出大批貫通中西的傑出人才。今日在菲律賓的華語課堂，同樣需要這種“因地制宜”的智慧。遊老師將李善德的“直下嶺南”比作教育者的行動哲學，直接點破了文化

傳播的真諦——如錢穆先生所言：“文化如水流，必自高就下，由實入虛。”唯有深入具體的文化土壤，才能讓華語教育真正生根發芽。

二渡迷津：從“文化保鮮”到“活水流動”的範式轉換

“荔枝一日色變，三日味變”的隱喻，道出了文化傳承中最深刻的焦慮。遊老師尖銳指出，若將中華文化視為“被保鮮的貢品”，終將失去生命力。這一見解與費孝通先生“文化自覺”理論遙相呼應——真正的文化傳承不是博物館式的標本保存，而是“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”的創造性轉化。文中提及的“跨文化協作網絡”，恰似傳統“和而不同”理念的當代詮釋。



刮畫——巳蛇

怡省毓僑中學 沈金

# 华教百草园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

書法——節臨石鼓文  
怡省毓僑中學 岳贊



扭扭棒手作品  
——春

怡省毓僑中學 沈金



綿竹年畫——馬到成功 迺乙中華中學 劉述濤

## 雨落童心處

僑中學院總校 盧伊昕

下班的路上雨突然大了，由於害怕鞋子濕掉，我便跑到僑中門口躲雨，霎時，我抬頭一望，有三個小男孩在雨中冒險哎，他們脫掉上衣，一股腦沖進雨裏，他們手舞足蹈，他們痛快大笑，他們放聲歌唱，巨大的雨水淋濕了他們的身體卻沒淋濕他們的純真，他們是快樂的、自由的、幸福的。有一種天真純粹的明媚，我想那一刻快樂，只有他們懂……於是開始反思，我發現我成了那個“大人”，我腦海裏的第一個想法居然是擔心鞋子會濕掉，而不是可以趁著雨天，與雨一起遊戲。

“哎，走啊！”學生家長不耐煩的催道。是啊，我還要往前走啊，我冒著大雨，緩慢前行，雨點打在傘上，好似記憶中湖南的那一場冰雹——冷而隱隱作痛。雨點大到快把我擊碎，可我依舊站立。走到一半鞋子濕了，可我還是沒有勇氣淋一場充滿童真的雨，帆布袋裏有著我電腦，那是生活啊。風的烈、雨的狂，都像是在告訴我，人們都曾有過童真，它存在，長大後它也邀請過你，只是它變成黏膩的樣子，於是憎惡，事實上是你的心境變了。於是將手伸出雨傘外，試圖觸摸那一絲童年，雨落在我的手上，我感受到絲絲涼意，好像也不錯。我將手收回，手裏還有點雨水，我用盡全身心力氣拽著，試圖將這點雨水永存，可我明白水會蒸發……

手濕了可以擦幹，鞋子濕了可以晾乾，童真失去了，可能無法再回來了……我拼命想回到童年，可我已是大人了，我討厭成人世界的彎彎繞繞，又討厭所謂直白，他們使我陷入困境。我迷茫，迷茫又徘徊，前方的路啊，你在哪里？這世上真的沒有充滿童真的成人了嗎？也許“成”和“童”本就是不對等的，你選擇了一方，那麼天平就會往那一方傾斜。在日常與孩子們交談時，他們歡快的話語總會不斷的慰藉著我，讓我暫時忘記成人的一切。可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切就像雨一樣，會慢慢蒸發消失，流入茫茫人海。

接連幾天的大雨，不由讓我想起前些日子在學校門口看到的三個小孩，他們是否還在雨中嬉戲？是否厭倦了雨水躲了其？嗯，其實我也不太清楚。今日下起了特大暴雨，我接到學校停課通知，我急忙收拾好教具，拿出雨傘，跑進雨中，此時的我不再懼怕下雨。恰巧回家的路經過那座小房子，我擠在僑中學生的人群中，擁擠間，我抬頭撇了眼小房子，想要確認孩子們是否還在那裏。今日的雨勢依舊，而孩子們卻不在那了，彼時，我的心情有點五味雜陳，不知道該用什麼詞語形容。此時，我既要匆忙離開學校，又想知道孩子們去了哪兒，可後面的同伴催著我往前走，我不得不加快腳步沒有停留。我知道等下雨大了，我就回不去了，回不去意味著我可能無法給我班上的孩子們上網課了。

路上我不斷思考，這時腦海浮現出這麼一句話“雨常有而童真不常有。”真的是童真不常有嗎？或許不是，也許他們還想玩但家長不讓，也許他們厭倦了雨，也許他們躲起來了，也許他們在另個角落玩耍，也許……也許……回憶起兒時，繁重的課業壓力好似千斤重，一個不留神就會把我砸進地裏，我不得不穿上盔甲，試圖減輕疼痛，可你要知道中國有個詞語叫“千錘百煉”，童真它……如今當上了老師，我希望我教的孩子們可以無須在意他人眼光，在雨中冒險，與山川河流會晤，對於熊的定義不止是棕色，可以是彩色。

童真是否一直有，我想它是個永恆的問題，長大後，人們總是迫於各種社會規則不得不將一部分童真抹去，堅硬的盔甲將它保護起來，這樣或許就不會受傷了，事實上這是一種保留童真的方法。而今天的我不僅觸摸到了雨，我還不懼怕雨水了，當我不懼怕雨水時，我的鞋子反而沒有濕掉。我也成功回到了家……！